



金華文統卷第十二

胡翰

字仲申金華縣人嘗遊許白雲吳禮部吳淵穎之門洪武初以賢才舉授衢州教授召脩元史退居長山學者稱長山先生

孔子家廟碑

先聖孔子生於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歲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祠以志牢之禮雖



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脩廟
祀給灑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跋魏高齊之有
國遂續承爲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
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
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
駕東巡者悉脩漢故事周太祖平兗州以人主
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
加常以守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
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友端扈蹕南渡與其從
父傳俱家于潛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

郡守孫子秀請于朝始賜田五頃建宮墻于郡
東北菱湖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
騰記後燬於寇迺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
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
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
南廟柘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益
圯壤不治已亥秋 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即
中姑熟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
即明法令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爲
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

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
牲幣于庭敬共將事願紀成麗牲之碑用侈公
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
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書之以
見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
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
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于魯者
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
禮之所在君子慎之况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
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

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其日周有清廟魯有閔
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盛德之美翰雖不
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奕奕新廟有嚴
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纘緒魯邦世載厥美
作廟于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邇大夫
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寔受王祉矧茲具瞻
俾就傾圯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于公
率履弁烏裳衣陟降庭祀黍稷黼黻則有体
亦有旨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
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

始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叅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泊邦人之所作也公歿之明年衆咸戴公之德慕公之爲人營建廟像于郡城之中區廟成之明年朝廷嘉念公忠壯寬厚扶翊興運弘濟艱難身歷百戰功冠一時不幸死於肘腋之變不可無旌卹之典於是特贈光祿大夫涑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遣宿衛之臣馬公謀致祭于祠叙述厥勞哀悼懇至罔有儔比

公之冢子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以爲先靈大海一介甲冑之士誤承眷遇列備戎行自起義以來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攻金陵保有其城遂東克京口以及金陵西南拔宣歙以取睦州由睦而東婺爲巨鎮婺下溫處皆平廣信亦平天威震疊兵不留行先臣嘗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矢石之危以率先士卒摧殄勁悍所至郡邑輒下未嘗以金帛子女之故妄事剽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叅大政被國厚恩恒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真

得其死力耳故剗刃不悔也先臣既沒國家
益用兵上流舉湖湘漢沔之地於反掌之間又
通巴蜀拊循嶺海又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
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獲與諸將分其
同苦竭肱股之力効尺寸之勞於疆場是則天
也 皇上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兼覆廣照不
求備下臣既起臣德濟於衰經之中授以兵柄
襲有爵位又追念先臣之勞錫之封號登秩上
公克有享祀于婺之人以焜燿其後嗣子孫先
臣有知且不死矣臣聞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

命鬼神以爲黔首則若先臣之鞠躬盡力馳騫
一世其氣發揚于上且不可揜故有不虞之警
往往於夢見之缺面長躬儼如也蓋其志不忘
本朝如此德濟不武典守東陸不能翦滅仇敵
以雪先臣之耻昭 國家之賜唯君臣父子之
義惡能已哉尚爲我載諸麗牲之碑翰觀古將
帥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彭來歙祖
逖李嗣業者天遽奪之故公之功烈惠澤被于
江左浙東浹于婺之人以天下望之而不加焉
此其可扼腕也大蒸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

者無所不用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
國家實宜之蓋禮之以我起者乎乃詩以歌之
曰皇奮厥武者定爾民之疇若先驅則有虎臣虎
臣桓桓如林之毅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
元雲雷遘屯失其金鏡華戎紛紜天造有邦肇
域淮濱俾公來輔鐵面長身為國爪牙克壯且
仁秉文山立超距川躍以步易騎動罔不獲左
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輒靡何敵不却何城不
隳土宇斯拓自西徂東浙水洋洋公來制閩于
睦之疆于以秉鈞于彼東陽連城惟五如木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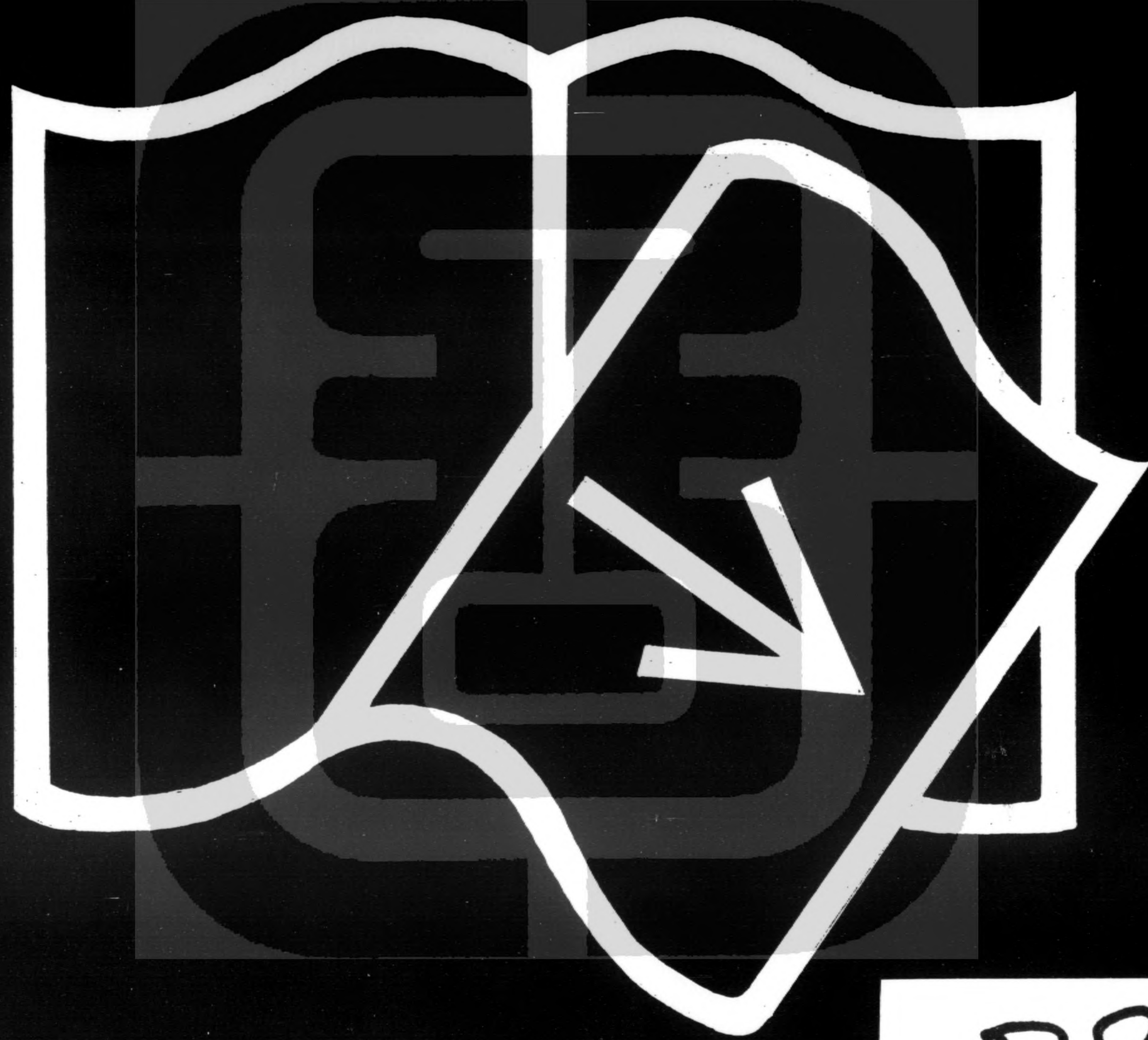
防龍節烏章弓矢及浙背德者誅歸斯用臧邦
有螟蟻公則是取鄰有封豕公則是拒不饑不
饑由公我哺不札不瘥由公我祛公之於發孔
惠且時匪是我私王國是毗國有瘼病人莫之
知反噬而逞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耄相
示咨嗟惟公是悼僉曰悼之尚罔或報赫斯不
忘是用作廟作廟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
致崇極嘉迺有德洎乃丕績曰惟大丞相古作
則揭虔安靈有祠伊闕皇命使臣聿來稱秩最
其勤勞爵以越國惟越國公肅然冷風志不克

究澤則罔窮公今有子亦公是似踐其有位敵
王所愼教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祀百
世

井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
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
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
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
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
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

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
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
饑猶已饑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
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
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
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
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
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擬封君
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
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



原件短缺

P8

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
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
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
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
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
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
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
品蔭其親屬自啓訐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
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衆生獲井田之利此
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兼并之開耳非有資於

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
不復其實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
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
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
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
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
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
馴致也時敝則法亦敝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
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井有溝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有洫四甸為縣四縣

為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者以
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
洫洫有除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
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
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
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
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
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
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
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

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
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疆地即大都之
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
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
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
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
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
遂之地采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
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
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

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入東南之要服也蕩掩爲司馬度山林鳩澤數辨京陵表淳鹵數置潦規偃潏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千乘之賦况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置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

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徃徃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竝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墮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歛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畝澮之水澇則跡之旱乾則引以漑注少鹵荒

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
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
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
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
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
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
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
責于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
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
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

勸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况使盡棄其
私家之產平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
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
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尼吾事乎
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
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
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
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
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

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无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墾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

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徒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譏未聞有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求遠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

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
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
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之吾聞
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
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
生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
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
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
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
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

也此無他善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
之所以使也

羅文質公集叙論

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爲難
顏子之不遠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
人必曾子而後辨之一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
日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况庸常之人
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探其所蘊之精微
孰從而得之乎而况世之相去又遠也將極所
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楊子雲曰存則人亡

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
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言任
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
楊文靖公因文靖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
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籲之才器謝良佐之力
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
道南之歎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
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
此先生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
固會而爲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過

注心於外與之遊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
能至此其志爲何如哉由是性明行完擴之以
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思力行
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
李籲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
窺測之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
書乎蓋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爲學者非先生之
學也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
學也一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之學靜而求之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仁淵淵

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天下遭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懦又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懲庶寧創殘之

失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啓淳熙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廢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遂不墜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人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顏子交一臂而失之而况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僕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繫于心也比見有以宗法為問者景翰答之甚辨顧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

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
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
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
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爲
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者謂
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
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
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
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

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
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
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
也至於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曾
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畧無所見故後世之
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
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
有廢而爲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
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者則於法宜
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道乎抑自爲

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鄉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鄉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爲鄉大夫遂以適士爲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或六宗之世適有絕其後者族人可繼以爲後乎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之後則大宗廢矣大宗旣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

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鄉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

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答汪秀才書

遠勤書問自往歲至今一旦再矣歷時既久恐以不敏取疏遠於足下而勤懇之意終始不渝則僕雖不承顏接辭有以知足下之為學矣足下立志甚高陳義甚偉不以世俗之笑侮折辱為折辱笑侮行已以孝弟為本進脩以古人為法讀書討論義理以洙泗濂洛之書為主上有

藉於人宜得當世碩儒淵洽光大真知寔履足目俱到中心粹然者與之切磋問學激揚其不撓之氣敦篤其有為之志肆其有而極其才之所至可也何取於僕也僕幼愚戇老更變故學殖荒落未嘗抗顏一日以為人師偶承校官之乏僑居茲郡與諸生進退俯仰者數歲矣計其交遊之士步武相周旋議論相上下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或月日之間屢至焉環郡之中以及郊牧又遠而邑里未嘗有以問學為已事

相告者豈一鄉一邑一郭之人皆懂懂挈挈不
暇從事於是哉良以僕非其人也非其人則將
有所不屑焉足下相去稍遠曾不知之一旦過
采浮譽以不及見為恨累數百言道其願見之
懷與其所以為學之意足下之志誠篤矣陳義
誠偉矣將以自異於今世俗之人求合於古之
君子誠亦異於人而有合於古矣僕安所進於
左右獨念人之有生甚不易也學者竭思慮疲
精神於聖經賢傳百家之言甚勞也朝氣之氣
彌宇宙而薄光景眩洋易位非不勃然銳矣未

崇朝而消液安足恃乎故君子貴乎有所養見
聞之知不可以為真知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
心其意斷可識矣又况以一人當兆人以一世
觀萬世與天地並立相終始者乎其氣象亦可
見矣僕嘗培焉自揣其不可惕焉將以遷善補
過不敢以衰病肆焉而不加省其願學者如此
其於文字無非所長且不樂為也世俗不知者
以其疇昔嘗秉筆焉輒慕而求之僕亦不得已
而應之豈其心哉足下非不知我者也今幸以
正學告我我安得不以正學相與言之至於可

否意猶未以為必也桐山魯先生僕所畏慕者也非足下之鄉先生乎倘以余言為過幸從而質之因鄭先生還輒布其區區以答來意臨書薄遽不既

白雲亭記

距婺之東百有五十里其邑為東陽未至邑四十里其鄉為懷德其山有曰八華山者故文懿先生講學之所也山之旁邑人許氏居之其兄弟曰和伯曰晉仲自以其生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幸嘗私淑諸人與有聞焉顧瞻遺躅流風

餘韻又幸而未泯山川草木猶將被其榮矣則吾寧能已其興起之情乎乃作亭山中書其扁曰白雲亭白雲先生故所自號也因其自號而扁之尚德也余聞之許氏乃記之曰儒者之學尊本明統宋南渡以來朱子嘗以是傳之黃文肅公文肅傳之何文定公文定之後王魯齋繼之金仁山又繼之至先生蓋五傳矣延祐乙卯丙辰之間天下承平諸公貴人方事文治聞先生名者爭欲辟致為時用先生固辭而侍御史趙公宏偉自金陵寓書願率子弟以事先生先

生留金陵踰年乃歸從遊者益衆以目青不能見客遂屏迹山中諸生羸糧寄書從者如故去湫隘而就爽愷暢湮鬱而挹清淑境與心會業以專工固一時之盛也先生既沒門弟子自爲學逮今未六十年何其微也唯茲山表著郡邑蒼莽百里間余翹而望之欲從和伯訪其故躅曾不能一至焉若先生之門則嘗汎掃矣方年少氣銳聞其所以聞也見其所以見也而莫充其所以聞見也又况其不得聞不得見也安能有諸身乎事往而世已殊志存而力不逮今

老矣獨不能已者何哉萬物同宇以生而人在天地猶一物耳自幼至老大都不過百歲而百歲在天地猶頃臯耳以頃臯眇焉之生而欲竝天地以立與天地以爲終始者豈有他哉惟盡夫人所以爲人之道焉耳人之所以爲人之道其理命於天所以爲性者立著於人所以爲倫者五明而誠之皆吾固有者也雖先生之受於仁山仁山之受於魯齋上泝朱子之傳有不得寃者豈能外是以爲教乎由朱子等而至於河南二程子又等而至於先聖人孔子豈有異然

乎故曰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世觀萬世者聖人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知其至而至之吾雖不能以一觀萬然去先生未遠其道可識也和伯之所尚固有不能已者矣和伯之弟晉仲與余生同歲學同志最與余友吳君德基先生之仲子存禮相友善他日登斯亭二三君子試以余言觀之則凡興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不假他求而得之矣故余於其登覽之勝風物之美不服襍而書焉

嚴氏子字辭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早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知既字而告之又請於余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爲之辭曰鼎也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內其失也僞權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溥也周不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適樂之趣仁義禮樂斯罔不備告爾余言暨爾父之志尚篤于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戴良

字叔能浦江人學于柳道傳黃晉卿吳立夫之門以文章知名元末應召為江淮儒學提舉後隱四明山 洪武初徵至 京師以老疾固辭卒于寓舍

說佩

繼纒門

詩不云乎雜佩以贈之則佩者蓋古所以贈人而勉之以取法者也今仲舒之行亦既無佩之可贈獨為之說以告之何如仲舒曰是余之志也乃作而言曰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俯而

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上而不俯則無以綴下下而不承則無以係上中不銳則不能以有擊旁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乎上者珩居乎下者衝牙之與璜也珩言其俯衝牙與璜言其承也衝牙居中而能銳璜居旁而能曲也合是三者所以具為佩之制而為君子之所法焉者也若夫資以係上而中貫之者瑤資以綴下而旁貫之者琚錯乎瑤瑠者珠聯乎瑤瑠與珠者綬一皆參居乎三者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為君子之所取法也必君子之所取法而後可

則雖有環以召之有玦以絕之有金以寒之有象以文之有觿以示其事有髀以表其用有膏以戒其性之急有弦以警其志之緩亦皆不足以言佩也是蓋超居乎三者之外而非其類也非其要而猶待是以成佩者以其能安是佩於君子也非其類而猶冒之以爲佩者以其能存是佩於君子也然所以得爲佩之正而爲君子之所取法者則惟三者爲然也三者之所以能然者亦在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今仲舒與其兄仲幾弟仲潛三人者懷玉而遠遊抱

器而效用太師大丞相見而竒之因館置府下十餘載其所以貴重之者徃徃有異於他士後雖薦達之以有祿位於朝然亦不使遠違乎左右蓋凡治已治人之道恒欲資之而有取焉則六三人之見取於大丞相者豈不由斯佩之見取於君子矣乎三人者誠能俯乎其民若珩之有綴承乎其君若璜與衝牙之有係銳以去惡若衝牙之有擊曲以納善若璜之有受吾見其示法於君子也其亦異乎琺瑯珠綬者矣其亦異乎環玦金象觿髀膏弦者矣雖然珩也璜

也衝牙也非生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爲之制然後俯焉而俯承焉而承銳焉而銳曲焉而曲以克成乎其爲佩也然則三人之不愧於斯佩者豈非由我大丞相有以玉成之乎而三人者其尚益守乃職以期無負乎大丞相可也三人與良皆友善而仲舒爲尤厚今仲舒以三年之喪畢奉大丞相之命還京良蓋望其有以見法於君子也故於其行爲之說佩以贈

汪節婦傳

節婦陳氏鄞汪君弼亨妻也年十有九歸汪君

明年有子曰常父甫二歲而汪君死諸父昆弟念其年盛而寡居也欲奪而嫁之節婦哭且言曰命之不淑中道而喪所天老姑弱息汪氏之不絕如綫以是而有二心大豕不食吾餘矣遂誓死不再適乃屏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五十餘年如一日有司高其行將接其實上聞于朝而旌其門云九靈生曰余讀易至節之爲卦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夫節內充而外坎以說而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說以行險非得於中正之道者能之

手中正之道爲士者猶難之而况於婦人乎若
汪節婦固世所謂難者也有司將來而上之
朝廷著令將褒異之夫豈私一婦人哉蓋欲勉
人以所難而使彼之去中與正應情義而不忌
負鬼神而不顧施施然自以爲得計者亦或知
愧哉而士也不幸適類其所爲聞節婦之風其
又不爲之愧死哉

金華文統卷第十二

金華文統卷第十三

吳沉

字濬仲正傳子蘭谿人洪武中 召爲翰

林待制陞東閣大學士

六經師律序

嗚乎兵者國之大事也聖人之所罕言而不敢
輕用者也古之時文武爲一塗士之陞未嘗不
知兵也後世析文武爲二岐而兵之學寡矣有
能言者下之人不以爲狂則上之人必以爲諱
幸四方之無虞宜無事乎此也苟或有警將求

若人而用之不亦遲乎古之兵謀戰策多矣歷代以來散亡畧盡今之存而顯顯者七書而已七書者司馬法六韜孫子吳子尉繚子三畧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也前代嘗以之頒布武學令天下誦習之謂之武經世之談兵者尊之仰之真猶儒者之於六經也夫行師不法聖人則是爲暴曾謂彼七書而可以爲萬世不刊之典乎何當時之襲陋而不悟也以七書考之三畧尉繚子已有可疑漢志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又有三十一篇今書有二十三篇則不

知果有本真否三畧三卷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所撰其亦信然乎若太公六韜與李衛公問對則灼然依托者也其爲古書而可信者司馬法及孫吳乎太史公稱司馬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究其義漢時存者百五十五篇班固入之於禮今之存者僅五篇而已蓋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夫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五篇之傳其穰苴之遺乎然亦非齊之全書矣吁先王之兵制盡在古司馬而今不可得見矣宜孫吳之歸

然而獨高也班固志藝文時兵家者流總五十
三家七百九十篇而孫子冠其首觀夫十三篇
之書備奇正用機權審彼度己先計後戰變化
開闔其用不窮亦深妙矣哉雖然謂武之書爲
秦漢兵學之祖則可謂三代之兵學亦若此則
不可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
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
詐也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吾恐其非聖人意也
世道日貶民論日卑論將帥則以勇壯擊刺爲
賢能語行陣則以奇譎設伏爲巧妙若曰我將

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雖三尺之童亦指以
爲迂闊而不切矣昔者荀卿子之非孫吳有曰
彼孫吳也上勢利而尚變詐者也又曰齊之技
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
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
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伊呂之將子孫
有國與商周竝孫吳之徒皆身戮於前而國滅
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說可謂當哉至
揚子雲亦復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遷乎子
雲之不喜孫吳其意美矣然不知當時子雲所

見司馬法乃古之書耶抑穰苴所述之遺耶聖
人於師中之事雖未嘗一一悉言而其宏綱大
用則豈不可得而窺哉蓋兵之始作也非聖人
之私意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觀法之而已掌
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
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
人廓然大公至正之心炳然神武不殺之德豈
孫吳之所可得而測識哉間嘗不自揆度以易
詩書禮論孟諸經其言其義有涉於師征者輯
錄而類聚之定為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

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
師律竊取子朱子儀禮集傳師田篇之意而不
自知其不可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諸侯之強大僭侈兵法軍制俱非先王之舊曰
侵曰伐曰圍曰入曰追曰擊曰襲曰取曰敗曰
滅聖人不厭其書於簡冊者誠誅其黷武之罪
以示萬世之防學者當自其全經而講焉不得
而盡錄也至於夾谷之會則以吾夫子之文德
武備於是可見故特取之以繫於兵用之篇嗚
乎有國家者於平居暇豫之日能謹夫脩齊治

平之道兵無由而作矣如其萬一猶當按聖人之遺經法聖人之運量豈不足處天下之大事乎天下之大艱而又奚暇於孫吳乎此是篇之所以一本於經而不容附以他書之說也天下之事固有以新奇而為世所好者亦有以陳常而為世所厭者有人於此曰我善為孫吳則必肅然聽之矣如曰六經之中未嘗無兵法存焉則必譁然難之矣習俗之移人至此乎方當四方合一文治聿興之時草茅之士得以餘力及此極知牽綴聖人之經犯非所當言之戒其罪

無所逃之然有備可以無患考古所以制今世之君子當有採焉

兵禮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嘆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六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此豈象刑之所能盡服哉兵藏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之禮領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

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為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為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即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即秩宗而司空即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刑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於浮閑凶暴之徒而必取之於

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為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為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於戎行不用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為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閱申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逐取禽獸於草莽之野不以為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成童以及於壯其教

未嘗一日而廢也至於弓劍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焉聖人之慮以爲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於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卿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爲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乎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爲飾喜之儀寓至險於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之所共悅此則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夫天下之人而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旣廢不能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王紳

字仲縉忠文公之子從學宋丞相 洪武

問被薦授國子博士

盤庚遷都論

古之善治天下者必謹於常情之所忽畧重於民情之所難違豈不以忽畧而不加察禍患之所由起難違而固欲違之民情之所由怨者乎中天下而立制四海之民言出風從令行響應彼蠢蠢之氓微劣愚昧跼伏於草莽之下其心畏之若雷霆鬼神之不敢窺測尚敢揚眉出氣以吐所懷哉此常情之所忽而易者賢哲之君則謹而重之欲使之也若承大祭見其顛連也

若身受痼痲開其麗而輔其生匡其心而翼其性此其德澤入人之深歷數十世而不忘者也予讀盤庚三篇而知其德之所以盛者商之都耿圯壞已甚盤庚閔齊民日入于墊溺故欲遷于殷夫以天子之尊制人知長之命其拯人於塗炭亦易易耳而大家巨族安土重遷反以浮言相扇被盤庚者不以民不順已命為怒唯恐我之不順其情為憂丁寧告戒引咎自責不啻慈父之於愛子既數陳其不遷之害能遷之利又且抑其非心導其善行用哀矜惻怛之意代

文編卷三
捶楚斧鉞之刑其後民非不遷也而遷於人情之所順雖不能快愜一時心意其所以續先業垂後緒者非此不足以中興六百年之業也而世之論者固以先王動民而民可懼勞民而民不怨以病之嗚呼不亦求備之甚者矣

遜志齋藁序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爲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強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蓋聖賢者靈

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萬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托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爲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爲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襲之久而弊愈甚嗚呼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

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正學負
精純之資脩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
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為準語道德則以孔
孟為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忘乎大而不局於
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
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
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
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百矣斯
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閱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
矣方君以出類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

又烏可自不力也紳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
之志切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藁之首

存齋記

穹壤之間顛圓趾方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
者莫非人也然有能贊天地之化育彌綸天下
之大務者有志不足以周于一身德不足以成
夫一善而自夷於萬物者非其命于天者不侔
顧其心之所存何如耳伊尹之心存於致君澤
民周公存於興禮樂開太平之基孔子道不行
于時而後存于垂訓顏子身居困約而存於為

邦孟子閔時之衰而存於行王道彼三聖二賢者其功著于當時其德垂于後世所謂君子存之者戰國以來管商之存於事功申韓之存於刑名蘇張之存於縱橫鬼谷子之存於捭闔揚朱之存於為我墨子之存於兼愛老子之存於虛無佛氏之存於寂滅雖其所存之不同然其悖理而為弊也甚矣且均為存也存其大者遠者為聖為賢存其小者偏者為異端之道則夫君子固不可以不存而存之又不可以不審也四川僉憲昆陵王公博學而有文庶敏而多識

嘗名其齋曰存齋入於以知公之虔心為有素矣夫事幾經于前懵然不知其所措義利紛乎內茫然不知其所從者皆由其心素無所存而役于外物也今公居重位僉憲事國家之耳目寄焉生民之休戚係焉而能歟然於所存予意夫公鷄鳴而起未與物接所存於心者公忠以奉乎上仁恕以接手下及平旦而行無非向之所存存之既正行之益精如庖丁之於牛宜僚之於丸盧扁之於醫蓬蒙之於射不待謀猷忖度而心領神會矣其視異端之說如高下黑白

之懸隔尚何足介其中哉公嘗屬筆於予故要
諸聖賢之道質於公公苟謂然則蜀民之被其
澤者益博矣因請書之以為記

滇南勸哭記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
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
竊祿西川屢請于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
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
日叅見岷府退謂藩閫文武大臣及士人士友
並以情事為告聞者閔之競為咨訪二十五日

有焚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
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
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遠理
麻參政喻金閭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元梁王
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為之開說退諭
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
有降意時元之梁主遁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
自西蕃來通耗索接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
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於我朝迺匿先公
於民間脫脫聞之請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

欲遠附他人邪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
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
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假息
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
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
遣之彼何罪焉况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
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
不能故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
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為臘月二十四日未申
時蓋雙入以此日為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日城

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理麻既陳奠祭左右
具衣冠殮之以禮即日昇至地藏寺北漏澤園
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
引至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
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閩董金剛
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
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問市人競來
致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
兄慶時為元師故達理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
遺事畧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

濠邊復引至雁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
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
在僧言被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
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
貌言行嗜好制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
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
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于雲南府
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
新製木主乾觀音寺諦所盡哀題主禮畢迎回
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統

祭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
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言曾有
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即命迎寬三月十日
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已使葬
于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
而不結丘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
今犁鋤荐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
也寬又云先公前館于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
遂移館于春登揚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
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理麻錄本藏于家

後併原藁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沈士錡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墓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即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日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兀兒朶東門外之百步指群塚千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群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不

謂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群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葬先隴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尚何面目見先公於九原者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章懋

字德懋蘭谿人登成化丙戌禮部第一被

選爲庶吉士授翰林編脩論事調知臨武
縣未赴改南京大理評事陞福建僉事未
幾致仕弘治間召起爲國子祭酒復致
仕拜太常少卿辭進禮部右侍郎又辭得
允以侍郎致仕自號閻然人因稱之曰閻
然先生

東陽縣修學記

浙水東文獻之邦婺爲最東陽婺屬邑繇漢唐
以來其人以孝行忠義文學政事勲業名者彬
彬可誦第進士者以百數其民俗亦樂善好施

有立義塾置義田若范文正公之爲者皆他邦
所希有何其盛也然人材風俗之盛衰在學校
而學校興廢則係其令之賢否成化戊戌之秋
溧陽繆侯以材進士來爲是邑視事之日祇謁
于先聖先師顧瞻學舍皆壞漏弗支禮殿講堂
屋而未潤大懼不職以隳教基圖所以起其廢
者而未知費之所出乃咨于衆得富室之好義
者曰趙孟實輩八人焉願以餘力分任厥事於
是增葺其殿若堂之未備者改作其門廡序之
欲仆者而棲士之舍會饌之堂習射之亭以及

庫庖庖福皆一新之又撤去文昌土祗二祠之不在祀典者而別爲之屋以祀邑之孝子與先達諸賢其廟貌未嚴則考典禮按圖式以正象設冕服之飾而藻繪中度禮器有缺則命工範銅治竹木爲之罇爵簠簋盥洗俎豆籩籠之屬而釋奠之用始具是役也衆心翕趨如恐不及不煩程督競奏厥功而棟宇之崇宮庭之敞黜聖丹雘之華式稱其爲泮宮矣凡爲屋大小以區計者若干爲器若干肇事于其年之二月訖工于壬寅之十月蓋有經始勿亟之意焉侯區

畫勸相不憚其勤而贊其事者則學之教諭鄭珙訓導周禮陳際也學旣成侯諏日之吉將率其僚吏諸生釋菜以落之而以書來告曰吾之新是學諸父兄之力也幸爲之記以永厥功且有以教其子弟使有所興起焉予准今之爲政不得罪巨室者寡矣况能出彼所有以相吾之興作者乎靈臺子來侯其近之爾諸父兄能率侯之令爲所當爲其視昔之立義塾者亦無愧焉皆可書也已若乃侯之所教崇正學斥非愧表先哲爲前人之所未爲以新士習以作士志

則其可書又不但一時興作之功也嗚呼賢哉
彼邑之子弟學於是焉宜何如其興起耶念文
昌之不屋必有以弄筆墨徼利達為羞者仰先
哲之遺風必有起高山景行之思者望宮墻之
數仞又必有求所以入其門見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者有感於中不能自己而蚤夜孜孜及
焉則小而匹休前烈大而為賢為聖夫豈無其
人與夫豈無其人與敢書諸石以俟若前代建
學之始與其廢興本末已有記之者茲不復云

東陽縣覈田記

惟東陽金華望縣所隸十有四鄉係藉之民以
數萬計其所有土田為畝一百一十二萬九千
四百有奇而稅入二萬四千餘石可謂庶且富
矣然稅之所出必于其田縣故有復熟官田一
百一十五頃二十六畝九分四釐三毫名存實
亡莫知田之所在其米一千三百餘石皆無徵
為政者以為大農經費之入弗可虧也則以之
抑配農民而責其償至其官民之田之未無徵
者又三百餘石其抑配亦如之嗚呼古之耕者
助而不稅其制不可及已後世有田則有稅然

各隨其所多寡而徵焉民未以為病也至本無田而有抑配之稅則民之困極矣是豈真無其田也耶蓋版籍不明姦欺百出有田者不稅有稅者無田逋租匿役靡所不至政尤賦擾訴理紛紜非惟民所不堪而有司者亦病之矣今繆侯之為令也厲精治理勸恤民隱謂仁政自經界始經界不正而田失其實則版籍以不明而稅之逋陷民之憔悴無恠其然不有以更張之其弊何時已乎迺成化十有八年適國著令重造版籍遂以部使者吳公森之命取洪武中魚

鱗圖籍為之準而役民之善方田者使履畝而量之仍以鄉老之公正者為監量凡田之若官若民與號名步畝稅糧之實沿革之故以及得業之人既皆覈而籍之矣而猶恐有蔽於私者又更其人易其地覆覈之且躬自臨視以發其隱伏聽其爭訟焉夫然後宿蠹潛奸披露首服有受人之田而不認其稅者有以其稅寄之他人者有以官田隱為民田以上地冒作下地者諸若此類悉釐正之所覈官民職學與買括等田其數多與舊額相當獨義庄為有餘計其所

餘田畝適符復熟之數侯乃嘆曰吾知所處矣
彼復熟即義庄也特名之異而失之耳詢諸父
老僉謂其然上于藩府藩府允焉遂以義庄餘
畝定爲復熟之田其有陵谷遷變田之果不存
者則以新所墾闢之數充之土田旣覈稅得所
歸民業有經公租不負失業之民脫然若沉疴
去體洒然若執熱遇濯而無復有抑配之苦矣
其定著爲籍曰流水曰保類曰戶籍者皆明白
可據乃以附諸國版登于天府焉凡民之任
役者若干人始事于是歲之春而迄役于其冬

邑人旣皆悅喜相與歸德於侯而侯不自居也
則又謝曰版籍之正田稅之均實聖祖舊章
明天子盛德藩府大官之令爾諸父老之勤也
吾何力之有哉雖吾與若等所以救其弊於今
日者非易易也異時或有兼并之徒惡其害已
而去籍焉則不得善其後矣亦圖所以維持勿
壞使吾民永有賴乎乃伐石走書請記且曰吾
於諸父兄猶有望焉幸有以作其志噫仁政之
不行久矣昔朱子之守漳州也常欲推行經界
以惠貧民時當道者惑於浮議迄不果行有志

之士至今為憾則為後世之吏欲行其志不亦
難乎今侯覈田於東隄雖未能為古經界而有
經界之遺意焉可謂善學朱子者矣而獲乎上
下莫或撓之則其時之所遭殆有過於彼者非
幸耶又孰謂吏于今者不得行其志哉夫以朱
子之不為者侯既為之則其所已為若水利若
社倉若義役皆仁政之宜於今者又豈不欲次
第為之乎侯之所望於父兄者固有在矣爾父
爾兄尚亦有以贊其成哉吾見邑人之蒙其澤
者未可既也若其維持而勿壞則後之君子必

將有任其責者故特書其事以告焉侯名樛字
全之溧陽人以進士起家而為是邑既新其學
又及於此教養兼舉方以治行聞於時云若執
役者之名氏與諸鄉田土多寡稅糧輕重之數
則列之碑陰

陸生良甫字序

凡物之偉然奇絕而出乎類者必其物之良者
也若赤驥飛黃駉駉騊駼之為良馬大玉夷玉
弘璧璠璣之為良玉充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
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之為良兵良器莫不

偉然出其類焉其在於人則以聖瞿蹶蹶者為
良士輔君惟聖者為良臣善治得民者為良吏
屬文紀事書法不隱者為良史運籌決勝折衝
禦侮者為良將論道經邦燮和天下者為良相
下而農工商賈醫卜方技之流亦莫不以其業
之精而善者為良又孰非出其類而偉然者乎
昔權翼之稱謝安謂之江表偉人而梅翁之贊
李綱則曰一世偉人夫人物之在當世非不衆
且多矣而二公者獨以偉稱豈謂其體貌之魁
梧豐偉也哉亦以其才德之良而事功勲業遠

過於人為晉宋之良相焉耳苟非其良奚足以
為偉乎予年友浙江大叅崑山陸公之從子其
名曰偉而字以良甫其少也孤而鞠於公焉公
以其質良行淳而知學為可教也乃以書來屬
予申其字之之義將以勗其進焉嗚呼名之而
欲其偉字之以勉其良父師之為教至矣予奚
以為言哉蚤夜孜孜進修不懈求所以副其名
若字焉在生而已矣奚以予言為哉雖然公之
意不可虛辱敢為誦某所聞人之有生其命於
天者莫不有仁義禮知之良心焉而氣拘欲蔽

以喪其良者衆矣生也苟能自其良知良能之
天擴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以極乎
才德之良則未達而爲良士已達而爲良臣若
良吏若良史若良將相惟其所用無徃不爲良
焉而謝李諸公不得專美於前豈非今日之偉
人矣乎其或庸碌無聞而未克鄉入若馬而駑
玉而瑕器而凡無以出其類焉則非公之所望
矣偉乎偉乎蓋亦顧名思義無負父師之訓乎

嘉樹亭記

浙憲使無錫邵先生國賢書謂懋曰某之先自

高曾諸大父而下暨先君子世爲邑之開原鄉
稅長而庶靜一德嘗儲千畝之入以充公家雜
泛之需其賦民惟正之供未嘗過取一文誦其
德者至今不忘故有蒞事之室一區在城西倉
北水次歲久荒地已屬他姓其墻外有榕木數
株得其地者每曰此邵氏之樹也至虛其地而
不忍伐焉某過而感之將爲亭其間以志先德
君子爲題曰嘉樹之亭少師西涯李公旣篆其
榜夫子蓋爲我記之懋辭不獲命乃僭爲之言
曰昔晉韓宣子聘魯宴于季氏見有嘉樹而譽

之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
賦甘棠此嘉樹之名所由始也今邵氏之樹自
其鄉人視之勿剪勿敗固即以爲邵伯之甘棠
不但如季孫之誦其詩者矣非世德在人能若
是乎若其前人之所樹不于他木而獨以楮焉
夫豈無所取義乎宋王晉公嘗手植三槐于庭
而期其子孫必爲三公以槐爲三公所位也况
楮之爲木詠於周雅可以扶老而爲杖者不猶
賢人君子之德足以扶植世教爲邦家之所倚
伏乎其所以期望後人者又非止於三槐之名

位矣蘇文忠公稱仁者必有後而謂魏公之業
與槐俱萌則今日先生之業寧不與楮而俱萌
耶先生其尚益加培植以太副前人之志周俾
王氏之槐專羨於前也視彼季氏之嘉樹而歸
德於他人者何可同日而語哉

擬書上辭

謹 奏爲懇乞 天恩祈免新任仍容照例休
致事臣先蒙 聖恩陞臣南京太常寺卿纔經
數月又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感 恩稠疊拜
命凌兢臣自惟寵祿過優而才德弗稱年齡衰

老而疾病厄殘雖欲勉策疲蹇莫能補報毫分
已經累具奏牘備陳情悃乞賜追還 恩命以
終休致矣而自發奏之後私心皇皇夙夜不寧
反覆以思益增危懼以爲愚臣前所奏老病無
能不堪世用不過一身之利害而事有大於是
者如引年納祿國之常典辭尊居卑古有明訓
斯二者皆士大夫名節所係不容輕廢 陛下
更新大化欽復事制則此義尤所當明而臣前
疏未及詳悉惟恐 聖明誤采虛名俯憐舊物
未賜 俞音則臣之得罪於名教大矣敢昧萬

死再瀝血誠而控訴焉竊惟 祖宗舊制凡官
員七十以上皆許致仕其有年滿七十而在官
者給由到部例不引說邇者廷臣建議又欲申
嚴致仕條限豈不以是爲仕進大閑不容違越
者乎今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納祿已久而復
登仕版則稽之 國法而有違使臣居之不疑
是爲干犯憲章難逃罪戾矣臣之不容不辭避
者一也又臣先蒙奉常之除既以才庸德薄病
迫年侵而抗疏辭免今陞南京禮部侍郎官職
尤爲顯要設若辭卑居尊則實諸古訓而有乖

使臣受之不慚是為不顧廉恥難逃清議矣臣
之不容不辭避者二也臣之不肖本無儒者難
進之風非有古人恬退之節實以上違國法
下乖古訓內包忝冒之羞外招負乘之寇非獨
自貽身累亦節將仰玷國恩故敢不避再三
之瀆而重有哀祈也伏望聖明察其由衷之
情貫其方命之誅曲軫天慈俯從人欲特
勅該部寢臣新命別選異材以補侍郎貞缺
容臣仍舊致仕庶免妨賢之罪且逃犯義之愆
臣不勝萬幸

臣不勝萬幸

金華文統卷第十三終

文統一十三卷為文一百三十五
篇前太守

近齋趙先生續輯金華先哲遺文
以啓後學者也文成遷視山西學
政行間以授玘曰子其畢吾意至
錢塘復慮玘之拙於政也封旋俸

金二百二十銖曰以相不及玘亟
圖之閱二月而梓人墨人始克稱
事稽緩之責固弗克辭而

先生之惓惓於斯者不可不誌也

正德壬申孟夏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知金華縣玉山李玘謹誌

